



華泉集五

序記傳跋銘雜著

~16
1034
5

廿八



和0
1034
卷5



華泉集卷之九目錄

序

從衆契序

族人慎甫

濟慎

周甲壽序

黃岡司馬所青衿案序

蓮潭集序

雪谷實記序

李氏過庭錄序

竹城安氏世譜序

商山李氏世蹟序

記

鳳陽書堂記

善山城堞重修記

三烈廟重建記

三網村旌閭記

便此菴記

涵碧樓重修記

司馬齋記

笑臥亭記

左議政節齋金先生

宗瑞

旌閭記

二清軒記

傳

僧智圓傳

題跋

題吳生

觀國

所藏王考文正公遺墨帖

題潘生

宗述

所藏王考遺墨後

題金丈

樂源

所書書社輪誦後

題判官李公

廷弘狀後

題柳命之

謚

所書程子說後

題金烏書院瞻拜錄後

書鑿井說後

書王考手墨屏後

題忠毅金公文起遺事後

題真像

題徐聖可簡修畫屏後

五老會詩帖跋

題從孫埴所藏貞菴閣先生遇洙遺墨後

題趙成卿太夫人遺墨後

題李準汝羲平妻孝女洪氏事蹟後

書李茂伯松然詩稿後

關西問答錄重刊跋二

直派小譜跋

銘

尹景晦文東硯銘

--	--	--	--	--	--	--	--	--	--	--

華泉集卷之九

序

從眾契序

花田我李氏八世之居也丙戌冬叔氏花隱子與近
 村諸客同里族屬謀成一契議既成籬下蒼頭洞外
 凡民亦或聞風而與焉其為制蓋倣呂氏鄉約而人
 各出百錢取其子母息有喪則助慶亦如之選暇日
 歲凡三會斗酒相勞以樂太平有事則議議須從眾
 仍以名其契取一冊子列書姓氏其序次以鄉黨禮
 從甲子追入者視後先就其中曰執綱曰文書曰公



言實分掌其事下契亦各有任與所謂永保契者無異也竊念孔子聖人猶曰從衆矧乎吾儕決不可各主已見不顧衆論爭長短較是非以至於盛氣相鬪傷隣里和平之氣也苟不能然者非吾叔氏所以名契之意也旣以自勵又書此廣告願諸君戒之哉契憲列錄于左時己丑七月旣望之會易舊座目而新之仍敘其始末如此云爾

族人慎甫

濟慎周甲壽序

丙午

慎甫吾老叔也自其童幼嘗侍我王父文正先生左右服勤十數年蓋悅而未學者然平生多記性自先

生動靜語默講誦應接之節一一目擊而心識之至老猶道語如昨日事余生也晚未及覩先生盛時尚有以知先生燕申之容者得於慎甫之言爲多慎甫自言大齋俞公嘗許以泉門之五者翁五者翁者重峰趙先生門下士也翁之言曰古人吾未見竊以爲吾先生古之大賢人也又曰吾先生學問造詣吾不敢知其見於行者古今無其倫人有叩趙先生潛德懿行者翁必抵掌悉陳傍若無人是皆慎甫有焉不獨所處之地與所事之地相若也大齋所以比君於此翁者豈以是歟君自以卑微局於時每鬱肆不平

輒寓於酒喜爲疎狂態人或笑詈而不顧也其志固可悲也然年至周甲壽也膝前多子女抱弄兒孫福也彼區區富貴在人而不在我者也不得亦何病慎甫之得於天如此此足爲慎甫賀慎甫乎無遽自悲余於晬席旣爲詩又叙此以爲壽

黃岡司馬所青衿案序

兩西邊於虜大抵俗尙武故黃於西爲州之雄然猶未有一小成者及趙上舍仁憲金上舍錫九出而始有所謂司馬所者衿案亦於是乎成蓋惟上舍生居之未者不許錄也是以州之士舉感奮艷歎視之猶

登龍門焉自近世以來文教蔚興幸而有司馬者輩出今洪上舍聖肇與時存諸司馬謀按故事而修新案列書其名姓幾人以余亦司馬中一人要爲之序余不能以不文終於辭然抑有以一言復於諸公者願毋以司馬自足益致意於六德六行六藝之教使鄉大夫舉其賢而禮賓之則周家三物之盛庶幾復見於今日而父母所以欲之鄉里所以榮之者又非一司馬比未知諸公將何居也余知州之翌年兒子亦司馬聞喜于茲州州人洪君應敘又與之同年故老稱罕覯焉余雖家京洛等司馬耳聊并記此以備

黃岡一勝事云爾歲辛酉七夕後三日甲午舊榜司馬知黃州事三州李采季亮書

蓮潭集序

壬戌

立乎人之朝以直道事之者分也自古居諫諍論思之任往往多不盡分處是無他禍福撓之也蓮潭李公當成廟盛際疾惡如讎寥寥有直聲忤燕山主再見南遷而有九死靡悔之心噫死生於人是大小大事公獨何人能不爲禍福所撓知有國而不知有其身隨事敢諫豈傳所稱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者歟公兒時讀史至朱雲傳抗讀下從龍逢比干之

句擊節歎賞曰爲人臣當如是其得於素性已可知且佔畢師也慕齋梅溪友也從遊之久是必有道義相長者讀書之力亦安可誣也中廟改玉爲其能直言卽公配所拜司諫院司諫弘文館典翰受知明主以直道著經術文章在公特餘事耳夫直雖若偏於一節然孔子曰人之生也直朱子亦曰天地之所以生萬物聖人之所以應萬事直而已是知不直則不可以爲人直之義大矣有未可以少公也獨恨夫所著詩文散逸全鼎之味雖不得以詳然讀其詩蓋颯颯有遺韻其論柳子光半藁見載公大碑文字

忠憤激烈足以知公之所存千百載之下有能讀此
疏而擊節歎賞如公之爲者乎公諱世仁字元之官
止吏曹參議今其後孫收拾若干編將壽其傳謁余
以弁卷余固不敢當然捨經術文章惓惓以直道爲
說者將以使爲人臣媿不職者知所愧云爾

雪谷實記序 丙寅

鄭圃隱先生有孫曰保號雪谷世所稱死六臣公所
善其生六臣又有二人焉並號曰八賢公其一也及
六臣之獄逮公問公對伉直且曰常以成三問等爲
正人 光廟怒始命輶之聞其爲圃隱孫而原之公

雖不死猶死耳况卒以謫死與死六臣不同幾希其
與生者齊名何哉雖然其或生或死而均之爲盡節
故君子比之三仁焉夫以先生之爲東方理學之宗
祖而推其道盡忠所事以身殉大節卓然亘日星而
如公者出於其所抱豈不亦異哉初越人就 莊陵
旁建祠以祀六臣八賢六臣存八賢毀以朝禁也使
公上不得密邇 先王下不得與六臣者遊獨徊徨
眷顧於子規落花之間嗚呼其悲矣世愈遠而跡愈
晦公幾世孫府使亮采爲是懼乃哀輯其顛末爲實
記規欲餼梓流布徵其序於采采王考文正公銘公

墓曰圃翁之孫六臣之友我書其石百世不朽是可
以徵公則小子何述焉獨念采於公彌甥且從公諸
子孫遊慕義也深托名爲榮不敢辭乃叙其事如右
而結之曰是記也苟能傳久遠使後之人知君君臣
臣之義撐天地不可易而生死以之不二其心焉則
未必非此書有以啓之是惡可以小之哉於是乎公
之所以爲公益著明於世而不明不仁之譏府使君
亦庶幾免矣夫 肅宗二十五年褒其忠贈公吏曹
參議 正宗十五年教曰鄭某不死之死六臣其令
配食於圃隱廟前後 宸褒炳烺如此是又可以百

世不惑也

李氏過庭錄序

戊辰

李侍郎士仰位宰相巡察四路然其晉塗在通塞間
退而居東田精舍安於澹泊如素履日吟哦其間若
將終老也旣而 上以知申召而士仰遽病歿矣士
大夫知與不知莫不稱道其文華才諳而惜不能究
其用也然二者之於士仰其末也士仰內行純備以
祿不逮養爲終身痛以所以事父母者事仲母若季
父參判公怡愉如也吾猶及見其少時雖孝子之有
深愛者未或過之與弟士文友士文死視其從弟士

元如士文非公務常日夕湛樂其爲人厚德汎愛能集諸福人謂士仰氣象好宜受多福殊不知其所以得之者在彼而不在此也詩所謂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所謂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士仰實有焉噫士仰與余齒先後一年始吾二人者俱家八角之下自勝冠日相得歡甚士文士元亦從而遊而詩筵觴政殆遍于南阡北陌之間三門諸士友履舄交錯常以爲樂至今追想歷歷如昨日事而不可復得則徒令人絮唏士仰風儀動蕩資性敏達頗類吾聘丈趙公趙公於士仰渭陽也是故不獨貌如之然趙公清而介士

仰風流篤厚其待人也卽勿論幹紳韎韜下至輿僮平易欵洽各以其所能而言之善談諧常纒纒不窮若無怨惡於人而外和而內剛故於其所親愛能知其惡凡有猷爲守而不撓又不喜爲俯仰其實顧未始不同於趙公也此惟知士仰者知之餘人不知也士仰有丈夫子七其側出亦數人長方爲海伯次教官進士及第其餘亦彬彬有才行餘慶蓋未艾也其第三子羲平出後士元嘗錄其先大夫六十年日用事爲出處言動名之曰過庭錄求余爲序余爲之一讀恍然如復見士仰存歿之感於是乎益新而又因

以嘉羲平之孝能有以闡揚先徽也吾顧士仰諸子以平日所得於過庭之訓存之於心體之於身常若視聽於無形無聲之際而兢兢焉猶恐或失以孝友繩其家則未必非此書之力而留有餘名室之義亦庶幾世世不墜余故特書其孝友之行以勗其後

竹城安氏世譜序 癸酉

順興之著姓曰安以文成公爲始祖安氏之聞人曰隱峯以高麗侍中元衡爲始祖而侍中有功移封竹城君其子孫貫於竹山然則其本之爲順興何所據也按竹溪遺事順興古譜有曰元衡本順興人又有

曰元崇封順城君勉封興寧君是二君者竹城之兄與子也其勲封亦必以順以興以不忘其祖此其爲文獻也然但曰封而不曰移封所以仍舊貫者此歟竹城之後七八傳而有曰秀崙曰軸兩世文科其榜目并書竹山人隱峯二公之孫其系竹山方知其有自來矣不然以隱峯之博聞寧有錯認乎哉然竹山本有高麗少府監安濬之派故隱峯諸孫欲別其族因其先系之新刊貫以始封之舊號曰竹城世譜使孺來乞弁卷之文其言曰吾安之爲竹山乃竹城之訛也竹城出於竹溪之竹不宜貫竹山以自混於少

府之族假使竹城爲竹山舊號勝國移封之時不曰竹山而曰竹城則子孫之以竹城爲貫於理不悖噫人不可以不知本也諸賢以竹城君爲祖則以竹城爲貫夫誰曰不可竹城之爲竹山或竹溪不必辨也然不但曰封而必曰移封則其不因竹溪之號而封於他邑可知已今若直斷之曰竹城是竹溪而非竹山云爾則殆非闕疑之義也雖謂之移封竹山而錫號竹城亦何礙於祖文成也歟且夫有功而別封共宗而分族者不惟勝國爲然舜禹同祖而別其氏稷契同父而異其姓楚之昭屈晉之智中行皆其例也

昔瑯琊先有葛氏而諸縣之葛以諸字弁其姓而別之况山之爲城出於其先祖之所封乎采王父陶菴文正公銘安處士汝諧而曰安氏出竹城文惠公元衡其上祖前乎此而已有竹城之安矣余故敘其顛末證之以吾祖之文以竢竹城之鄰子云

商山李氏世蹟序 癸酉

商山君直憲李公以元季翰林避兵東來仕于勝國遂識我 太祖於塵埃贊定大策錄推忠協贊開國功臣至今四百餘年凌烟之圖尙在若礪之盟永傳而其耳仍稍不振世不知龍驤之塋而不止有樵牧

而已公十二世孫達孝上聞于先王王盪然命方伯祭之閣臣紀之於是乎公之名晦而復顯噫是固先王曠世之感後孫追遠之誠而微公之烈亦烏能者之昔召虎之瓚孔浬之鼎皆以譔其祖之銘而司馬遷班固亦自叙其世美著之簡策以傳于百世君子豈之今李君蒐輯舊乘以上述直憲之績下敘直憲以下諸公忠孝事行鉞之爲商山世蹟二編記所稱不明不仁之譏庶幾免夫而其亦得班馬氏之意歟

記

鳳陽書堂記 乙卯

堂在玉山府治之西四十里洛江之濱鳳陽山下故岐村張公遺墟而其曰岐村者亦因地而名也公李文成先生門人世之相後也遠其尊聞行知之實有未敢蠡測而觀公所自爲精舍記畧曰文王之治岐也鳳鳴高岡此非地待文而興耶洛水經其東鳳聲環其北顧瞻而見如砥之道便是西周中人也吾將扁其室樂聖朝菁莪之化也蓋將居於斯老於斯與村秀子弟益讀聖賢書以究極乎性命之原理氣之分而其所以自期者則又在乎待文之興從周之

治不幸年三十六而歿有志未就豈不惜哉其子孫卽其墟而爲置書堂屬余爲記是若不負堂構之責者然抑有大於斯者存有書堂之名而無書堂之實則是不過輪焉奐焉而已今日置堂之意豈端使然哉顧張氏諸孫孝於斯悌於斯讀書於斯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則向所稱堂構之責是真不負而待文之興從周之治亦於是乎權輿或有以食公之不食諸君其有意於是乎否乎環書堂四面又有所謂竹田珩谷文王浦靈桐洞山名村號俱若有不偶然者是又不可以不記也

善山城堞重修記

邑之有城猶唇齒之相關唇亡則齒寒理也無城而能有邑乎府以數百里地方擁三千衆束伍開都護之衙而專節制之權其視尋常郡縣不輕而重如此而顧所謂城者已十八九頽夷幾於無城人皆平步出入甚至牛馬行惟有東南西三門巋然存余慨然曰是余責也遂規所以築之按例應役束伍然束伍均吾赤子歲饑而役所不忍也何用例爲乃募人給錢而用之其願赴如子來日役三四百丁不二旬而訖望之則遠勢周遭殆若畫境而卽之也不過徑尺

之垣誠不滿一笑客有駁之者曰彼爲基也累礫爲
堞也和土上雨而傍風其頽可立而待欲齒之無寒
難矣子之爲無亦徒勞歟余笑而應曰不獨子知夫
人也皆知之然而所以爲此者抑有術焉使城而不
頽固幸也設有頽亦未爲不幸子欲聞其說歟余叨
是州二暮得其所以成毀之故大抵故毀者居多而
爲其由乎徑也是故自今始定其把守著爲節目使
家於其底者合力而與焉隨毀而築之亦必準數尺
之濶一丈之高今年葺其西明年補其南歲以爲例
以至于東北焉則不十數年將見千墉萬堞四面一

體食效者雖後人而其堅峙長遠之圖實基於今日
余故曰頽亦幸不頽亦幸客莞爾曰有是乎子之多
智也夫然則其頽也賢於不頽矣乎余曰君子以實
心爲貴勿論事大小其經始之初豈不以不頽爲心
哉然役巨而費多得石爲尤難故苟且了殺若草創
然非有意於頽也至其隨毀而築則非一朝一夕事
磨以歲月易於爲力故要令濶數尺高一丈耳余豈
多智乎哉余豈多智乎哉誠不得已爲此守禦之方
其不以草創自欲焉者以爲猶賢乎已而特爲後來
者倡而已但未知守而勿失何如也客去余乃序次

其說如此仍記余少時嘗西征路過延安府見其爲城堞亦不滿一笏而當壬辰搶攘之際月川君李公廷菴能據有是城使寇賊不敢前累奏捷行朝他日如李公者復作而節制於此城則何患乎不能內守而外禦不然雖有天塹之險金湯之固亦將望風逃相續也顧何益於成敗之數哉是知成敗在將而不在城然古人論天時地利必以人和爲本仁義之郭道德之郭尚矣雖不可論而欲齒之無寒亦莫如以民心爲城旣自勉而勉人以爲修城之要訣云歲乙卯仲夏知府事李采記

三烈廟重建記

善山府北二十里鷓鴣巖之南有所謂節婦崖崖臨洛江壁立幾百尺崖西一喚地又有所謂伊谷村昔當龍蛇之亂村居郭潛妻林氏金恪妻金氏金希俊妻崔氏爲賊所逼度不能免同時投崖而死此崖之所由名也而府誌所稱三烈女卽是也事聞宣廟并命旌閭收載三綱行實後百餘年邑人沈處士致賢置亭於巖西之岸日相羊其中每夜天陰雨濕聞鬼聲啾啾如泣如訴如在其左右處士心異之曰此三烈女之魂也乃謀趙侯斗壽卽其岸上而祠焉倣

楚人競渡故事每五月五日祭之自是啾啾者止此固處士之賢有以啓之而彼趙侯者之崇獎節烈亦足謂不負其任矣余知府事翌年甲寅之春訪處士之鷓鴣舊亭問三烈廟何在則崖高而風已無一間屋惟有舊礎尙存嗟乎三靈者無所於托不復眷係乎泉淇之鄉蕉荔之奠而飄蕩恍惚如天雲地水惟其所向而無不之歟抑烈烈之精尙足以呼風化霆如舊日攄而處士不在無足與告訴哀怨故人亦莫曉靈意祠至今未有以新之歟余爲感慨卽規畫材瓦適歲饑未果成始以乙卯季夏重建于舊址凡幾

日千支工告訖遂命叢巫卽祠而招魂陳以清醑嘉肴庶幾三靈安此新廟永饗重午之薦而其修廢蠲祀之責亦不能無望於後來之賢侯云舊祠未知何年所建而按府誌趙侯以壬子來以丙辰去應亦不出乙卯前後事舊甲方周新廟復屹是蓋秉彝好德有不期然而然者而事若非偶亦不可不使來茲知之余又聞三烈女自幼孝旣嫁事舅姑如事父母其夫與子亦同死於亂雖未必夫死於國子死於父要之不爲降虜則明甚宜其有是妻有是母也况以一身兼孝烈尤豈不盛哉竊附同傳之義并述傳疑之

言以爲記記成得沈處士家藏書蹟覽之是祠之建
分明在乙卯今適六十一年又聞開基之夜有三叢
燐火循江上下村人往往有見者謂是三靈復還尤
可異也

三綱村旌閭記 乙卯

人各盡其分一也其綱有三子爲父曰孝臣爲君曰
忠妻爲夫曰烈是乃天地之常倫古今之通誼也善
山府治之南二十里鳳溪村有烈女趙乙生妻藥哥
節婦都聖俞妻金氏孝子弘文館著作裴淑綺三綽
楔而高麗忠臣冶隱吉先生旌閭之碑又在其傍蓋

皆其生長之里也夫殷以天下之大僅有三仁焉而
夫子猶稱之今以一里之小而具有三綱焉則使夫
子論之將謂何如也先輩所以名其里曰三綱村者
其亦有見乎夫子稱仁之義也嗚呼盛哉吉先生事
蹟昭在國乘野史今不必一二談藥哥者與先生同
時兒時見其讀書問書中何所語先生曰忠臣不事
二君烈女不更二夫藥莊誦不忘及其夫以軍卒戍
邊爲倭寇搶去藥不知存歿不食肉不茹葷明燈達
夜不脫衣服而寢父母欲奪志矢死不從凡八年夫
脫還暮到門外具言其故藥不爲開門待明相見爲

夫婦如初金氏者自少習禮隣里皆稱賢婦壬辰避亂山谷間夫被害金決意殉死勺水不入口姑知其必死守之甚密一日將葬其夫請姑沃湯姑取水回金已縊死襄淑綺者 成宗朝人字練而中司馬文科至其以孝旌閭之實只有朴龍巖集漁釣爲養四字詢諸鄉人亦未有知其詳者惜乎其文獻不傳也采以公事往來金烏山輒道其下未嘗不式而過焉然吉先生碑舊已有閣若乃三綽楔尙未有閣之者烏頭赤角爲風雨所傷顛倒路左采彷徨不忍去卽命里人整豎仍念無閣則終於無旌盍思所以不朽

以永三綱之村名乃於先生碑北建四架并與先生碑移豎第二架以下新其揭板列書其姓氏如舊夫惟忠孝烈節焯耀入耳目久矣彼區區綽楔顧何足有無而猶必愛護而庇覆之者豈有他哉良以象賢好德之心自有不能已者而於敦俗興化之政亦未必無補云爾抑又聞里中有金景淑者生而有深愛得一味必獻躬負米養之父病有魚雉之感鄉隣稱其孝甲寅春巡察使以聞遂有贈職之 命可見里仁爲美而亦不愧爲三綱村裏之人也

便此菴記 乙卯

著翁俞曼倩氏少喜爲文章旣而取聖賢書讀而樂之與余善忘年而友之一日以書來求余記其所謂便此菴者曰桂陽府下梧之亭吾松梓鄉也是有泉焉水從石竇出其味甜冬溫而夏冷土人謂之寒泉吾以子之先文正先生考槃之地與之名同爲榮焉而吾又身後地在其傍故取劉伯倫死便埋此之言而扁之子不可無記余謂名猶可榮則其實可知已然其榮之也不于朱先生寒泉而于文正豈亦胡文定以明道希文自期之意也歟然地相若而人不相若焉則所以榮之亦徒然耳伯倫放於酒猖狂自恣

其使人荷鍤而隨之者卽無論原野之間溝壑之中而死便埋此云爾豈曼倩氏而真有取於此哉彼所謂此無方所此所謂此有方所爲殊別耳雖然死者常情之所諱不言言必曰朝聞道曰吾得正方見嚮道之切而警在其中矣不然是醉生夢死而已卽又與伯倫何間焉曼倩氏老矣菴居而泉食讀二先生之書涵泳乎性情浸灌乎義理求先生所以爲先生者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夫然後計山足數十步上去則不失扁菴之義而將不徒泉名之偶同又安知不地以人顯使後之有寒泉者慕曼倩如曼倩氏

今日之心哉余亦家寒泉者願相與勉之是爲記

涵碧樓重修記 辛未

余雅好山水凡有樓臺佳處殆遍余足日到老出尹
東京東京故都耳山水固絕勝然獨無樓臺可以資
登臨嘯詠也每上隣近諸名樓未嘗不欲然自恨也
一日陝川太守趙鎮翼士顯以書來自詫其所謂涵
碧樓形勝而曰距郡南四里倚翠壁臨清流足以擅
名江右其寬曠秀朗實有踰於清風之寒碧公餘賦
詩父唱子和其樂蓋無窮也夫以陝彈丸之小乃能
有吾所未有反爲吾所羨非士顯清福而能之乎且

曰是樓之刵在高麗忠肅王辛酉而我 肅廟辛酉
趙侯持恒重建之尤菴宋文正先生爲之記後一百
三十一年今歲辛未鎮翼又重修之顧不可無識子
適同吾一省盍一言教之仍以先輩所爲詩記示之
余惟凡物之成毀各有時存焉而刵建重建皆在前
後辛酉斯已竒矣考其年支雖不同而辛干則適會
也問其人名雖各異而趙姓則相若也是亦有不偶
然者矣士顯莅官纔數月捐俸修治使危者安舊者
新輪焉奐焉而山川生色行旅改觀推類以往其於
爲政何有謹按宋先生記恨不一往登臨以快心目

華集 卷九
至其流峙之氣像清曠之勝槩前人之詩若文備矣
茲不復贅云者已先獲矣又何用余識爲哉遂書此
以塞其請

司馬齋記

辛未

齋以司馬名者爲升諸司馬者居之其盛時之制置
顧不可得而詳忠之州距京師三百里介乎四道之
交二嶺之衝其壤地大人民衆車書之所輻湊衣冠
之所盤窟雖古之江左無以過之教學彬彬圭璋于
太學者多此齋之所以荆而舊有今無爲州士所病
上舍生李君晚峻慨然以興廢自任鳩財董工葺其

校宮旣又重建是齋拓新基而仍舊號其楹凡五其
楹凡十有八其間架凡十有二庖湔門墻靡不畢具
其志豈偶然哉余嘗知州事釋菜于先聖先師退而
上風化之樓騁眺四望州治之東有山曰鷄足扶輿
旁礪葱瓏深秀迤而西爲州之鎮而校宮處其下琴
臺珥抱于西泗水檻出于南金鳳之山真珠之峯爲
其擁護而其左麓形如半月真文明之所鍾余欣然
顧諸生曰此合置希文之學舍獨惟夫弦歌之室變
而爲酣飲之所揖讓之俗轉而爲蠻觸之場士習偷
人材壤若是則豈設校之本意也乃選州之望充其

員俾掌儒學俾振儒教余賦歸之七八年又復如初
蓋自好者所不屑而躁競者湓之耳今年春齋既成
李令公季來走書曰李君之志卽君志也且其齋不
于他而于校宮之旁者欲其互爲輔車以張清議亦
興學敦教之意也齋有錄錄州之司馬或以桑梓或
以松楸總四十九人君其記之以表示于忠之州士
齋之基半月之麓云

笑臥亭記 癸酉

全州府西十里黃方之山笑堂之洞舊有所謂笑臥
亭者 端宗朝禮曹參判集賢殿提學柳公義孫晚

年退休之所也公與南公秀文權公塚同在集賢殿
文章儒雅齊名一時人稱爲集賢三先生及 光廟
受禪公屏居于此客有問時事者輒輟然而笑倚枕
而臥不與人酬酢嘗有詩曰笑臥堂翁閒臥笑仰天
大笑復長笑傍人莫笑主人笑顰有爲顰笑有笑嗚
呼是不可與不知者道也一日柳君台煥袖一卷書
示余曰此吾祖笑臥先生遺蹟也吾祖歿亭隨而墟
雖先生子孫不知其處者且三百年近得羅龜山應
參聞見錄始知在黃方山中與諸宗往尋之其山窈
其溪左右夾而會其間尙有傾礎亂砌若起若伏認

是笑臥堂遺址而亭之基若干步東有盤陀一大石
可容數十人坐洞稱笑堂巖稱笑老蓋指此耳台煥
愾然興感徘徊不能去謀於諸宗曰堂則舉羸亭可
以力辦也方募鳩工材因其基而亭之然不有以記
之先生之行之節後世誰知者亭雖起獨不可見先
生之笑臥而先生當日之志將湮滅而不傳於世矣
此後孫之所以悲也余作而曰觀公笑臥亭一詩其
旨微而婉其跡泯而晦無恠其知公者鮮也然其所
秉大義與六臣諸先生顧未嘗不同而特生死殊耳
至今未有以表章者亦有時存歎公之名固不在亭

之修廢而其晦而復顯未必非亭之力也公於是乎
有後矣公五代孫復立當龍蛇之難殉節晉陽後百
有餘年始得其實蹟而表揚之吾王考文正公嘗記
其間引禮所稱稱揚先祖之美明著之後世者而讚
歎之是在諸君

左議政節齋金先生

宗瑞

旌閭記

癸酉

端宗朝左議政節齋金先生首及於禍實癸酉十月
也舊甲屢燼適丁是歲是月其嗣孫世基方奉迎先
生表忠之典先是先生之子參議公以孝已樹綽楔
嗚呼三世七殉昔何烈也一門兩旌今何其炳烺也

聖朝於六臣許以後世忠臣大哉一言可以興邦而先生之有今日已兆於是是故英宗命復官賜諡正宗命不祧錄後我聖上又命旌褒之聖神繼述所以崇報之者無有餘憾然先生大臣也死於國者也乃使世基白衣延恩下同匹庶之家是必有任其責者噫烏頭赤角或有時而朽若先生之名亘萬世而不泐

二清軒記

林古之嘉林其爲郡介乎兩湖之交隣於百濟之境儘名邑也有邑必有堂太守所以出治不可一日無

者郡舊有樂憂堂戊子火繼是而堂者曰保民實李侯雲哉所重建而後百有餘年癸酉又災間嘗屢易守矣舉憚興作堂遂墟而無所於莅民邑人病之丁丑冬兒子光正以侍講院司書出知郡事慨然以興廢自任謀於民衆卽其舊礎而約閣之工旣完以二清易其額蓋取諸古人心清政清之語以自勉也時余丐沐于朝就其衙而養焉見其民爭操版鋪樂爲之役咸請與賓館並新之余告于正曰毋勞心心勞懼母勞民民勞病治於人者固勞力治人者獨不勞心乎人情勞則倦倦則思休汝且休其民而安之民

安則吾心安心安則物之交於前者泊如也夫然後
事至斯應其發於心而施於政者不期清而自清清
之義豈亶廉云乎哉余既歸正請有以記之余曰汝
能於施措事爲之間審乎二清之義自得於心而無
所累於物歟試以吾所閱歷者證之曩余之往西登
永保亭跨黃鶴睨雙鰲以窮湖海之觀轉而之扶蘇
古都讀蘇將軍平濟之碑浮于白馬之江觴于清風
之亭山水佳麗無古今眼明神怡飄然有出塵之想
而殆不勝其清矣及其歸也從我而送我者又誰也
長兒光文以閣臣覲偕汝而從兄子光承以稷山監

從從孫埴以定山監從姊子金魯鍾以溫陽守從冠
蓋相望數里海塵將三尺矣轉眄之頃不知其所謂
清者爲何物事而心與跡已非疇昔之我也知心
本活物隨所遇而變其變也亦滄浪之自取耳清豈
易言哉夫自治而治人固莫要於清而就使造其極
而至於聖伯夷猶病於隘矧乎不及伯夷萬萬者乎
是故藍田呂氏論當官之法既曰清又必曰慎曰勤
此朱夫子所以編於小學書而集解以爲能是三者
可以修已而治人小子勉之矣已卯南至乃父華泉
翁七十五歲記其兄光文書俾揭于扁楣之旁

傳

僧智圓傳 庚戌

有大寺介於靈巖界名不記昔在壬寅之歲僧智圓居之一日傍近士會者數百議欲復張氏位號責寺僧供飯寺例蓋分日輪炊圓適丁其次而心鄙之不肯爲之供迨飯熟叫從者曰盍各出盂匙諸從者怒曰焉有客於寺而携盂與匙者彼此相牙喧聒達于座座中詰其由命提僧入圓曰同吾寺者殆千人盂非乏也匙亦非乏也吾聞若等爲張氏議疏是無母者忍以吾盂匙供無母人哉一經爾口便作棄物寺

雖饒豈甘心爲此座中人莫不憤憤以大杖杖之幾殊遂提出有頃圓甦顧弟子曰會者散否弟子曰未圓曰吾必辱之寧死於杖不忍使此輩容吾寺弟子悶其然詒曰酒後杖受傷也輕師盍徐之吾且沽來仍痛飲無何弟子乘其醉負之而逃嗚呼圓佛徒也其學絕父母之愛滅君臣之義宜若不以其所爲爲不義况供飯職也供則生不供則死童孩所知就使渠供之亦不爲不義乃能忠憤慷慨爲君母欲死死固其自分而不死者幸耳豈不奇哉彼衣縫掖談聖賢書自謂知君臣父子之大倫而不覺其胥淪於

夷狄禽獸之域者是誠何心哉第按辛壬史乘無請復張氏疏豈會是寺者爲圓之言所沮自知其不義而止歟設令疏上未必遂其請而其終於不上則圓之力也當時亦豈無正議之士而未聞有使此輩知之者乃圓以一介佛徒獨能之其功曷可少哉蓋聞圓畧解書其志傑然年七十餘尙存善談論可聽緇徒以大師稱云然今不知化在何年也庚戌仲夏俞漢定子一歷訪爲余道之頗詳曰不宜使泯沒無傳子盍敘之余不文者不足以使圓永其名而所以爲此傳者將以愧當世爲凶徒餘論而潛相傳授者之

心

題跋

題吳生

觀國

所藏王考文正公遺墨帖

昔王考陶菴先生講道寒泉之社士從四方來如雲余時幼不及知面雖長不面則不知也一日吳斯文觀國甫訪余于駱南小屋袖示簡牘一帖卽我王考皇考書各幾張尾附仲氏水仙使君一札蓋自踵門以來五十年寒暄問答盡在是矣仍疊疊談古昔相對垂涕將別丐余識其後以余爲先生孫也豈爲文乎哉關西之俗重貨利滔滔也子獨以是帖爲重寶

之如尺蔡拱壁其意甚盛吳氏子孫其善藏之癸巳
暮春李采謹書

題潘生

宗述所藏王考遺墨後

余王考文正先生前易簣二日書一絕贈潘生宗述
此殆先生絕筆先生晚嬰風痺不能隨手作字惟一
任毫所之然真正古雅猶得以槩見心畫也生侍先
生以公明宣處曾門者自處不學過之然生悅先生
之道左右之至灑掃應對終始焉服勤此先生與詩
意也視學而不能行者不猶愈歟先生嘗表知菴墓
許生以義人義之名亦多般然乃生得此聲于先生

之門吁亦榮矣生流落于南靡室家猶以遺墨自隨
葆藏數十年今歲暮春自密城至袖而示之丐一言
題尾余摩挲感念相與談古昔仍敘歸之宗述後改
名宗洙云歲在丙申謹書

題金文

樂源所書書社輪誦後

菊里金文年六十四手書書社輪誦一冊一日訪余
于泉食舊堂出自其橐而示之曰此文正先生所
爲與諸生講習者余爲寫一通將以遺兒子問童子
年幾何矣曰五歲矣仍紮欵有暮景之感余曰公無
遽傷觀於此筆畫余知公之必能遐壽而見童子之

成立也且所以遺之者以此而不以他其賢於籛金遠矣是亦可知爲先生弟子也公遂命題其籤記其下以余文正孫也童子他日長成能力學脩身以爲之法程者其不在斯歟其不在斯歟余將拭目而俟之勉之哉童子乙巳仲春上澣三州李采書

題判官李公

廷弘 狀後 庚戌

余嘗愛陶侃有言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侃非知學者不過欲致力中原而其言尙如此况學者以聖賢爲己任任重而道遠其可不學如不及俛焉日有孳孳歟故判官李公廷弘其自警

之辭曰君子無一日不學也豈惟日哉無一時不學也豈惟時哉無須臾不學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德以遺子孫道以治人物終身行之其惟誠乎噫余後生也公之踐履之實雖不敢蠡測而觀乎此一言則其庶幾乎惜分陰者惜其文獻無傳潛德懿行有不得以詳也然蓋當龍蛇之變公時年二十六召募義兵決意討賊其上 行在疏斥時相書忠憤慷慨如不欲生雖 特旨除官而猶不就屏處田野殆三十年其以書自警或在是時歟跡公之事則以忠義名不以問學著而忠義亦莫非問學中一事是知人不

可以不學而世徒以一節槩公者可謂淺之爲知也公晚登司馬仕至水運判官退老于振威舊居有詩曰田畝早知真樂土青衫塵世豈曾奔亦可以知公之志也公之後承多以武顯雖未必切切有志於斯學而倘能勵志勤力無時或懈以忠義藉手事君則不但不愧於古人抑亦不忝爲乃祖之孫盍相與勉之哉公幾世孫尙福業儒學資性可與之道其繼志述事之責竊有望於此君也余方居閒讀書愧無以振勵頽惰偶得公善狀而讀之至其自警之辭不勝感奮悚惕苟或因是而自強不怠毋虛拋晚來歲月

則是亦公嘉惠也余故眷眷於此而爲之說如此云爾

題柳命之謚所書程子說後

右程子說僚友柳命之所書也此特言其存心而已未及乎爲政而猶必有濟况施之於政事人人而愛之物物而愛之則所施者博而所及者遠其爲效尤曷可勝道哉千載之上殆若爲一命之命之而準備得此語此已竒矣命之於一命之初已以是存心而書揭壁上其意亦豈偶然哉命之先大夫以材能稱爲上所知命之之得一命蓋推蔭也命之於是乎

書身集 卷九
感激自誓思有以善繼先武仰酬 聖恩到齋未旬
日門墻之傾圯者補之窓壁之黻汚者塗之又料理
禁松植木之政將以身先故備筓鞋而待之余則老
矣雖均有其責然其勤勵不可當况四隣耜出何必
吾操然後爲能哉命之我家自出也故呼余爲兄余
得命之爲僚恃以無憂而惟承佐其下風而已此余
之幸也然至若程訓不獨爲一命之士而設雖再命
三命孰非可以愛物存心哉愛物仁也當仁猶不讓
師余於命之亦不肯多讓云爾然又有大於此者成
已然後可以成物親親而後可以仁民不求諸已而

徒規規於愛物則不幾於失其先後之序歟故大學
論齊治之效而以脩身爲本願與命之勗之

題金烏書院瞻拜錄後

記昔丙辰余祖文正公南遊到鷓鴣亭以三月一日
祇拜本院後六十年乙卯采以邑宰率二子走謁廟
庭前此固已謁院而又必以是月是日會者意有在
焉况會中士友太半是當日從遊諸丈子若孫尤豈
不奇哉舊甲適周於明年萬一猶未去官謹當俟是
月是日重謁廟庭以追先躅云

書鑿井說後

華泉集 卷九
余之有是夢已六年矣然顧不能一日用力以求所以彷彿於詩者而倒東來西依舊坐在黑窸窣地昏寐醉夢之中殆同夢中說夢而徒規規責驗於荒誕之一夢者何哉職由余立志不固割脚不牢非敢全不讀古書而無沉潛思辨之工非敢全不謹庸行而無勇健遷改之實又有逡巡退縮不敢當底氣象存焉故只是今日還似前日來年猶似去年惜乎一此不進則疇昔之夢其終於不驗也已使夢而無驗則已既驗矣一驗而一不驗者是誰之咎歟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余自今庶幾立志固

割脚牢潛翫窮格如水之漬涵養擴充如泉之達母或虧功於一簣游泳性情浸灌義理居然有涓流到海之勢而上以接夫寒泉之一脉以底於浴洞濂洛溯窮洙泗則此正驗夢之日而詩爲之兆耳詎非幸歟或曰能如是則是亦聖而已矣子之言得無過乎恐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余笑而謝曰則吾豈敢則吾豈敢第推演前詩之意而言故言不能不然耳然顏子曰舜何人予何人也粟谷李先生曰一毫不及聖人吾事未了以此觀之亦不爲無所受歟學者立志自不得以聖人爲期而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

不失於令名者是吾志也遂書此附于著說之下而
以自警乙卯七月朔朝書

書王考手墨屏後

右屏書七疊即我王父陶菴文正先生遺墨而叔氏
教官公所藏者也舊凡八疊自叔氏亡亡其一渝弊
散落紙墨亦幾乎難辨矣歲丁巳采方任中州命工
改其稍新其裝感傷久之畧識其成毀顛末使子光
文書之還付兄子光承俾作傳家之寶噫青氈不過
王氏一舊物猶能世守而不失况此祖先心畫可不
敬翫而葆藏之哉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光承乎

慎之戒之母或傷汚也

題忠毅金公

文起遺事後 壬戌

嚮不佞知知川距治南二十里有忠毅金公之祠是
故獲聞公成仁顛末公盖 端廟忠臣與世所稱六
臣者同日死宜其忠節炳烺齊名竹帛而六臣顯公
則晦是曷故焉三仁之死之奴之去其跡雖殊均之
爲仁則公之不服與六臣者之服等是死耳以是而
異視公者非有德者也况其不服又安知無微意存
乎哉其子孫始沒入爲奴婢累轉而編戶文獻失真
殆不識公之爲祖及 英廟辛亥仲公寃復公爵

正宗戊戌賜諡曰忠毅又命配食于 莊陵外壇於
是乎公之忠節炳烺可以與六臣同傳豈不盛哉鄉
人慕之子孫榮之乃立祠而享之嶺左右蓋莫不聞
風艷歎而其姓金者或冒祖公殆若杜正倫求齒城
南之族郭崇韜痛哭汾陽之墓真贗易混是非難定
不佞頗不韙之後十年金君道亨自知川袖公遺事
一則謁余於終南之下復而言曰道亨舊民也道亨
之祖忠毅公節義因當世搢紳大夫賢者之言而復
顯於世願執事之更有言也不佞按其遺事有已未
間與海金相辨者自法曹推公諡牒使宗孫宗玉寶

藏之始知在知川者爲公之後承也乃渙然釋舊疑
爲之說如此公諱文起官至吏曹判書

題真像

壬戌

彼冠程子冠衣文公深衣巖然危坐者誰也歟睂蒼
而鬚白耳高而眼朗子真是李季亮者歟考其跡則
三縣五州問其業則四子六經無乃欺當世而竊虛
名者歟吁嗟乎歸爾祖之鄉讀爾祖之書則庶幾知
其所樂而不愧爲程朱之徒也歟

題徐聖可

簡修

畫屏後

岸巾而當座子非焦先生挾冊而踵門誰是孫秀才

他時名碩要皆出此類信乎得英才教育為一樂右一

彼冠儒而服儒者一何忙箇箇龍門有奪錦袍意思孰能移學文藝于仕進之心以收其心美其身右二

壯元試三場固不羨王文正聞喜宴一花獨不聞司馬公世路難平人心易危吾知其憂甚於喜右三

禁林曉月青驢赴公論思諫諍所料理者何事凡百有位各善其身慎勿入此公袖中彈文右四

火城輝煌安車委蛇金門曉漏相君其有思乎苟其進仙仙退泄泄伴食中書將焉用彼相哉右五

角巾東門浩然而歸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不待

太史氏鋪張其事可知賢大夫行裝右六

范蠡五湖之舟歟張翰秋風之棹歟進而據巖廊退而處江湖都是分內急流勇退去神仙不遠右七

趣賣金供具樂與鄉黨宗族共享聖主之賜鷄犬踈籬依舊作布衣家計夢不到西江風浪右八

五老會詩帖跋五老趙重瞻李樂培俞漢雋金在淳徐簡修

右帖中諸老自七十四至七十以齒為次者有五以其數與杜祁公睢陽之老相似也做其事會于楓溪之上亦名曰五老會飲酒樂用睢陽韻以歌詠之仍

繪像而爲之帖五人者家置而世藏之以永其傳真
昭代之勝集藝苑之佳話也會旣成諸公謂余曰洛
社之會司馬公年未七十許與文富班今吾輩恨不
許與子爲會如司馬之於洛社然有一事可補其缺
者睢陽之會歐公非會中人而步其韻以附於後此
亦故事也子盍爲吾等跋其帖以賁斯會也余顧愚
陋何敢擬二公之事而諸公詔之勤又托名爲榮乃
不辭而敘其事如右云爾時癸亥冬十月下浣三州
李采季亮五十九跋

題從孫埴所藏貞菴閔先生

題泐

遺墨後

癸亥

右橫渠四爲貞菴閔先生遺墨從孫埴葆藏于家及
先生集出見其有著訓使余移寫一本並遺墨裝爲
一屏旣又渠自爲跋而復使余題其下前後事實兩
文字已詳矣余又何贅焉陶菴文正先生尙愛此四
句其所以諷誦激勵真有得於誨人不倦之盛而貞
菴所以拳拳服膺於累年之後著之爲訓者宜其蔚
然爲吾道宗匠噫斯可以見二先生也采以文正之
孫不勝高山景行之思謹盥手敬識

題趙成卿太夫人遺墨後

癸亥

此吾友趙成卿太夫人金氏遺墨而成卿與其子鎮

忠往往書其間者今歲仲夏成卿累然以憂服趁其姊亡日來泣以是示余曰向余在錦城鵬舍吾慈氏來臨時春秋八十二歲余小子離違亦二十八年既涕笑逢迎晨昏怡愉如是者六月而其暇時手書此一冊吾父子亦與焉鎮忠蓋絕筆也既又不天吾慈氏棄不肖人事之變至此獨吾三世墨蹟尙宛然在是吾欲朝夕焉摩挲如見吾慈氏若吾子子盍一言識之嗚呼采爲夫人館甥餘四十年窈窕夫人和順貞靜其心如冰玉澈其聲如金石出至其寫字則箇箇若珠璣綴老猶如此其少時可知已夫人自錦還

成卿尋亦蒙 恩歸未終膝下之歡則攀號宛慕宜其欲寶藏之不啻若栝圈之口澤也鎮忠字景祖景祖佳士清明豈弟文華夙就顧乃苗而不秀生死飲恨乃公之悼惜所以愈久愈不能已也然彭殤皆命也子亦於天何哉余撫翫遺蹟感念疇昔畧書此歸之以塞成卿之悲云爾

題李準汝

義平

妻孝女洪氏事蹟後

戊辰

孟子所謂孝衰於妻子此指男子而言若女子之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者視男子豈不尤難矣而亦不過於平常承奉之節盡其孝耳至於臨禍患倉卒急

遽之際忘身而救其親使其親終於全安而身則之
死而不悔若是者雖烈丈夫猶或難能况女子乎而
又况已嫁者哉故侍郎東田李公有子曰羲平準汝
出後其從祖叔父準汝有室曰恭人豐山洪氏恭人
之父曰永安尉文懿公之後郡守樂舜母曰漢湖金
文元公之女恭人適歸寧于家分婉未數月嘗侍母
金淑人寢夜忽燈燼失墜延及裳衣漸熾以及乎屏
障衾褥勢甚急恭人亟撒而去之促淑人避於是抱
持而出淑人纔出而恭人已昏倒於烟焰之中而淑
人顧不知也既撲滅而救之無及矣且死其舅入見

猶能雍容告訣恨未終孝嗚呼當其時只知有母不
知有其身固爲絕人之孝而與其舅訣又何其雍容
宛轉也雖然恭人爲其所當爲而已豈其或求知於
人哉而其歿幾年世猶未有闡發之者若使古之如
劉宗正者見之載之彤管無疑也變初摺紳章甫聞
其孝擬發文呈禮部侍郎公挽之竟不果呈詩云衣
錦尙襲惡其文之著也然有諸內者必形於外始雖
闇然終必有日章之日吾且俟之

書李茂伯

松然

詩稿後

右詩百幾十篇李茂伯所著茂伯青海伯後也近世

統制公又顯於辛壬之禍人謂將家子然自其先大人折節爲儒學學吾王父文正先生與其遊日講磨相長茂伯於是濡染庭訓亦從事詩書其家密邇吾寒泉故常往來甚懽也嘻其死矣其爲詩不事雕斲尤長於艷詞雜體清而麗淡而味可愛猶其人焉詩本乎性情亶不然歟今得其胤所爲哀輯而讀之茂伯猶不死而宛在余几案之間也茂伯諱松然昌錫其胤謀欲藏弄以寓其見墻之慕也宜哉噫戊辰南至友人李采季亮書其下以遺昌錫

關西問答錄重刊跋

右晦齋李文元先生關西問答錄一冊其子全仁氏所記全仁之後三世弘烝氏所刊者間爲不悅者毀板至弘烝之後後聘鶴年重刊焉距始刊乙巳五十有餘年而今距重刊之庚子爲九十二年鶴年孫昱病其刊缺又將規所以鋟梓以采尹茲土屬一言識之噫靜觀齋芝村兩李先生已盛道全仁氏誠孝學力而爲之跋前後則又何待采之贅言也全仁氏號曰潛溪鄉人以祭社之禮享章山祠潛溪之爲潛溪可知已况西徼晨昏過庭之際講學窮理之要脩已治人之方靡不在錄中後之欲知先生父子間提誨

問難之樂者蓋於此考之采始至也走謁玉山書院
訪所謂溪亭者卽文元舊居而傳之潛溪以至於昱
而世守之凡先生文稿筆蹟亦在焉摩挲翫賞益切
高山景仰之思今於李君之請有不敢終辭畧記其
始末如是云辛未上元日三州李采謹跋

再跋

進士孫公擘壬辰七月始見此錄深愧求見之晚此
其跋語也南溟之卒在 隆慶壬申而壬申後二十
一年 萬曆壬辰孫公以先生表姪始得寓目則此
錄之不出於其前明甚南溟集中所謂解關西問答

一篇虛實不難辨矣靜觀所論已覷破仁弘輩腸肚
而獨恨此一段未及考據而剖明之也辛未仲春李
采又書

直派小譜跋

有氏斯有族有族斯有譜人皆然獨我李闕如也同
人蓋病之采出尹東都謀付劄牘氏值荐歛不獲遂
志則曰人不可以不知本無寧鉞十九代直傳系派
以及我子孫而明示今與後也仍並錄傍尊官諱庸
備各派考據云時辛未暮春采謹書

銘

尹景晦 文東 硯銘 辛未

蒼而紫桃之實歟櫛而窪玉之質歟誰其友者重厚
似之遐不壽考其文在茲

華泉集卷之十目錄

雜著

諭知禮鄉校儒 二

講規

諭善山校院儒

諭黃州鄉校儒

諭慶州鄉校儒

禮席約束榜文

諭忠烈深谷兩院儒

通諭本校忠烈深谷儒

兄子光承冠後戒辭

墩孫冠後戒辭

青牛問答說

鑿井說

策

農書

箋狀

正宗大王昇遐 大殿陳慰箋

王大妃殿陳慰箋

大殿嗣位陳賀箋

大殿討邪陳賀箋

大王大妃殿陳賀箋

大殿討逆陳賀箋

大殿正朝陳賀箋

大殿冬至陳賀箋

上巡察使狀

上節度使狀

上樑文

寒泉精舍上樑文

華泉集卷之十

雜著

諭知禮鄉校儒

辛亥

當職自在京洛慣聞嶺以南名賢輩出遺風尙存文學彬彬蔚然爲人材府庫思欲一見俗化之盛而恨無路也今幸作官于南身莅此縣爲政屬耳雖未詳文學何如俗化何如而槩因訴牒而觀之則以長者而見凌於少年者有之以士族而見辱於賤人者有之雖其凌辱之罪固在於少者賤者而若言其所以然之故則實長者與士族之所自取耳豈不爲一鄉

之恥也爲子當孝爲臣當忠爲賤者少者當遜底道理各具於人特未之知行而小民亦無以觀感故也古人所以重講學者蓋欲知此箇道理行此箇道理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所以然而求之文字之中索之講論之際必有以克保天命之性而不負其爲人之實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子夏以賢賢以下四節謂之以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常職則反是說曰未能如此則雖曰讀萬卷書吾必謂之未嘗讀書也未敢知境內諸君子亦嘗有見於是乎猥以無似妄有感與之善之意故

向來一訓長請遞也已微示此意不許其請他面訓長亦不可異同一併仍舊察任至於講生則校任與諸訓長往復商論自年十五以上至四十不限其數修成冊牒報而毋求多亦毋求少必以有志有文可以成就者擇出則講規從當草定以爲早晚始講之地而窈有所趲趲者今年乃是大比之歲也士子之稍解文字者皆以科學爲重樂赴興學堂居接而必不願讀書應講朱子所訓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者不幸近之然程子亦嘗有十日爲舉業餘日爲學之訓則今雖一邊居接一邊讀書顧足以兩行

而不悖而如或不願則亦不必強徐待秋圍之後不妨創始採取物情從近面稟

諭鄉校儒

春間以講學之意有所帖諭而秋圍在前姑且遷就矣今則科試已訖講案又成茲以講規一通草出後錄初講起止自小學書題題辭至立教篇末排定預先肄誦臨期應講之意一體知委於各面訓長俾各勤飭

講規

一境內諸生中年少聰敏有志有文者從公論抄出

錄成一冊名之曰講案一件上于官長一件置于校中

一直月一人擇有文望者差出俾管講事以一鄉中經明行脩者推之爲講長若官長有故替主之

一四面旣各置訓長非有一境所共知之故勿許輕遞使各飭面內諸生讀誦

一講會逐月設行而日子則直月臨期稟定于官長知委諸生

一講書次第先小學次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以及詩書易心經家禮近思錄要以熟讀精究爲務

一每講會直月先至講堂淨掃室堂及庭齊整書冊
筆硯諸具

一官長以章服坐明倫堂各面訓長亦率面內諸生
入講案者具巾服趨期齊會直月與訓長分立東西
階下諸生以齒立訓長之下行稍後相向而揖仍向
官長揖官長亦立而答揖

一訓長直月率諸生以次揖讓而升三十以上臨講
三十以下背講長老雖不與講自願聽講者聽

一講時設書案於堂中官長坐北壁訓長直月坐東
壁諸生坐西壁西壁人多坐不盡則坐南壁開講一

以抽柱爲先後

一每講就所當講之篇以人抽柱相繼講誦而人多
章少則篇盡後又抽柱未講之人復自第一章循環
講誦而止

一講時官長出柱而務以文義爲主勿徒取誦讀之
熟

一每講輒列書會中人姓名名下錄其所講起止一
件置于校中一件上于官長各得以考其勤慢

一講時諸生皆正衣帶拱手危坐無敢回顧無敢喧
譁無敢頻數出入雖素所親狎者務爲相敬如有失

儀人直月必痛加規責

一講訖必議定下面起止使諸生預先肄習以爲日後繼講之地

一講日有故者呈單無故不至者就本案懸註再犯則并訓長論責

一講畢直月掌議以下諸生下庭揖如上儀

一每歲末講會就考講案通計畫數多少賞優者三人罰最不通者一人以爲勸懲訓長亦隨訓下諸生勤慢另加面飭

一每講會不可無供饋之節而目今校宮物力偶值

歉歲無拮据之道諸生赴會者各齋糧往來只日長時以午飯或療飢之物備待

諭善山校院儒乙卯

鄉飲之禮古也居今之世固難行古之禮而謹按國朝五禮儀令州府郡縣擇吉辰每年一行則亦不必專諉於古而不行於今當職妄嘗有端章甫爲小相之願而適宰是邦尤有望於詩禮舊俗將以本月二十三日講而行之思欲與一邦諸君子共覩盛儀夫以澹臺滅明之賢惟於飲射讀法不以偃室爲嫌則坐屈雖未安而諸君子亦可以知所去就雖隣境之

士不妨聞風而齊集須將此意一一知委於境內外
士友家

諭黃州鄉校儒 辛酉

黃岡地大而物衆俗稱貨利場是以冠章甫而衣縫
掖者出入於市井之間而不以爲恥其稍有文識者
亦不過從事於科臼之業而不知有實地之學奔競
於儒鄉之任而不願爲聖門之徒彼不學無識者與
夫常漢賤類尤何足責惟其如是也故一切爲父當
慈爲子當孝爲兄弟當友爲朋友當信爲少者賤者
當遜底道理視之若分外事旣不能自治而又不能

教家衆惟利是趨不識廉恥之爲何物故隣里無觀
感之效鄉俗有滄薄之習其可驚可愧之事有不可
勝言者豈不慨然哉當職知州事纔歲餘矣蓋嘗思
之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仁義禮智之性而特
爲物欲所蔽俗習所纏失其本然之善而不能爲聖
爲賢古人所以重講學者蓋欲於方策之間討論已
往之蹟恢拓方來之見知如此是病不如此是藥而
今日行一善明日行一善以復其本初以聖賢自期
耳苟欲知其所以然之故而行其所當然之事不失
其爲人之實則舍是學而何求哉三經四書自當依

讀書次第而小學是做人底樣子朱先生所編輯也
寒暄金先生自稱童子石潭李先生又有註解夫以
三先生妥享之院而如欲設講則又將舍是書何先
哉院有所謂養賢齋有居接讀書之規而徒能讀而
不能講討則其知不明其行不篤與不曾讀一般顧
何益於身心也當職雖俗曰中一老蔭亦嘗有志乎
讀書此所以必欲與多士每月一講咸與之善武城
弦歌亦或庶幾茲以講規一通後錄下帖

諭慶州鄉校儒

庚午

嶠南七十一州以慶州禮安比之於鄒魯者以其爲

文元文純二老先生絃誦之鄉俎豆之邑也當職自
在京洛意謂遺芳餘馥尙必有濟濟之美彬彬之風
可以觀感人者思欲一見矣今幸分符南出適莅茲
土其邑俗民風盖嘗畧綽領會於聽訟之際接人之
間則衣冠之族非不濟濟也文學之儒非不彬彬也
而亦不出科曰中人耳其下於此者率皆貿貿蔑蔑
專以利爲利而不知孝悌仁義之爲何等物事彼無
識常民尤何足責也往在丁巳於惟我先大王以
鄉飲儀式鄉約條例頒下于列邑其 綸音若曰惟
茲飲茲約是講是遵其君子若生三古而秉周禮其

小人若捧乘矢而游矍圃一切知菽粟之可去而親親長長之不可斯須去大哉 王言政所以知所先務而庶幾一日禮行風動四方在下者不能講而行之使境內之冠章甫衣縫掖者至老白首不覩揖讓進退之儀是不爲一邦諸君子之恥乎當職妄嘗有意於咸與之善在官在家曾亦屢行之矣於本州尤倦倦焉蓋以文元舊鄉政宜行古之禮茲以本月二十八日定期以近民堂庭定處所將以玄酒代尊實是誠有飲之名而無飲之實然奈法禁何哉玄酒古也鄉飲亦古也以古行古政以禮爲貴耳下帖辭意

一一膳書知委於各面所屬士子家其有願赴者使之濟濟進參

禮席約束榜文

一今此鄉飲之禮專以揖遜爲美整齊爲主若或爭先入門易次登堂紛紜雜糅舉措駭悖則一邦濟濟之會其羞恥何如聽聞何如必以遜爲禮以爭爲戒俾有觀感之效

一立必拱手坐必擊跽毋或往來談話毋或顧笑誼譁一定其班毋或移立嚴肅整齊如在宗廟之內

一五十以上位於堂上坐盡則重行五十以下位於

堂下亦重行童蒙必位於南班而一行之內各各序齒序毛勿以前行後行為輕重凡此皆序班執事之責每行各一員立於西階下檢飭堂上堂下之位若有不從約者從輕重施罰

諭忠烈深谷兩院儒

壬申

本鄉舊有兩書院而院土之所收羅庄之所捧皆不貧堂宇常完講學不廢爲隣近士林所欽誦艷歎者久矣不幸近年以來債上添債莫可支接云藉曰荐歎所致苟能節用何至若是之甚乎如欲重理堂宇復設講會不可不得人而久任量入而爲出必使之

有其贏餘圖其修舉茲以帖諭須勿如前數遞又勿如前濫費自今七月初一日爲始日用下記條分詳錄修出兩件一件留之院中一件送于此間必逐月或間一月毋或遷就過時且其一年所收勿論院土羅庄及募入等諸般所出並隨時列錄載之下記之首末端又條分其前在幾何用下幾何實餘幾何使之瞭然如指掌而定爲常式俾有實效爲可不聞絃誦之聲徒爲酒食之場此八路學宮通同之恥除非不緊之會無名之費則庶幾免此患講讀之美揖遜之風可以復見於今日而始不愧於拜先生廟庭盍

相與勉之哉

通諭本校忠烈深谷儒

代寒泉院儒作○巳巳

伏以陶菴老先生門下遊學之士其文學德行夫孰非彬彬可述而惟其晚年講道在於吾鄉故匝吾鄉百里之內最多樞衣之賢自哭山樑之頽倍切江漢之思烏頭之力不微於歲久豹斑之文終成於霧隱蔚然爲一邦之衿式後學之指南者蓋不可一二數而獨恨夫名聲不及於薦紳模楷不出於鄉隣卽接雲谷儒通以故參奉旺林李公故處士玄巖宋公梨溪成公闡揚事旨意鄭重責勉勤摯何幸不泯之公

議乃不待吾鄉而先發也三文文德望行誼有非後生末學所敢形容其萬一而宋公超邁之見貞介之操殆庶幾乎威武不屈貧賤不移底氣像成公精透之識橫豎之論合置經席之上以贊黼黻之治而皆不得世用終於巖穴李公少而敏達老却謹嚴質行也醇德也稍若可見於經行之剡宮僚之薦而亦不過寢郎一命壽職三品而止此吾鄉多士所共齎咨而深惜者也然有其實者必著其名夫以三丈之賢良貴旣存則彼身後外至之榮顧何足加損於有無哉而其生也不幸泯沒則其卒也獲蒙褒崇亦天道

之常人理之宜也雲院士友固有以啓發於吾輩而一鄉回泰之運又安知不在於今日歟繼此亦不無可議而先以已發之論發文通告以爲待時呼籲之計伏願僉君子卽爲收送名帖俾圖闡發之地千萬幸甚

兄子光承冠後戒辭

冠必三加禮也吾兄弟五人未嘗不備儀而行焉於汝二從兄亦如之獨於汝未能焉者以我王世子朞制未盡故據禮無朞以上喪可行之文而未敢行耳然卽無論三加單加冠之則一也旣冠而成人矣

儀文雖不備并與成人之實而不以責之於汝則程夫子所謂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他者近之昔在壬寅之歲我王父文正先生家雪嶽之下冠于我皇考首以方禍故流離之餘不能備儀三加而曰近世士大夫冠子多行古禮而考其成人之實則蔑如也今雖不能備儀所以期望者在實不在文吾於汝亦云爾然所謂實者只是爲子當孝爲臣當忠爲人弟當敬爲人少當遜底道理而已汝有成人之名而不能盡成人之實則雖一遵古禮三加其服卽與猴冠而牛襟者何異哉光承乎其勉之語曰承順父母之色張

子曰存吾順事朱子釋之曰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逾其理順之爲德大矣哉字汝以穉順可乎冠之日就三加祝中點化其字句用當賓階之祝日以歲之正以月之令爰加爾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眉壽永年享受遐福旣祝又書此以戒之焉歲丁未元朝季父華泉翁書

墩孫冠後戒辭

汝今年十五矣適禮所稱可冠之歲而在余諸抱中冠昏爲首余心嘉悅顧何如也但其憂有甚於嘉悅

者夫冠者成人之始也將以成人之責責之於童藐之年其禮顧不重歟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如溫公所訓則與之戴可也如未也徒岌岌然在首而已無冠之實也此余所以甚憂也知有精有粗不知固不可謂通知而不能行亦不得爲通孝經一篇此述孝子之志事而已若魯論一部其義甚廣論性論心以至於爲學爲治之要而終以聖賢之統結之汝能通其所以然之理知其所當然之事而無愧於心乎此以古人之言言其可冠與不可冠而已未必劄着汝身心試以汝所當剋將去處道之余觀汝平日記

誦看讀之際無沉潛尋繹意思不過口耳之工言談
舉止之間無安詳和緩氣味尙有童穉之習旣冠而
且娶猶不知改則是將謂成人乎否乎人與不人在
汝而不在人吾爲汝懼土者博也厚也敦者亦大也
厚也從土從敦名汝曰墩而字汝曰敦夫者其義深
其望重須自今戒之戒之敦本實而務持重棄爾幼
志順爾成德如禮祝云云則乃祖乃父將反憂而爲
喜墩乎墩乎汝其敬聽之辛未菊月之二十有一日
從祖華泉翁書

青牛問答說

癸卯

有家畜青牛者牛病羸放之野外客負杖行歌就其
前而問焉曰爾體之健爾力之強可以服車箱之勞
以時歟則春及西疇耜出四隣爾獨無事乎耕耨日
躑躅穹林細草之間何哉牛若有聽者角崢嶸久之
向天悲鳴者屢客能於知音其言蓋曰吾久於主家
養固嘗朝暮于猷歆然主家未之竒也使我自放于
野昔之芻豆也而今已之以無用畜也所以病而羸
躑躅而悲鳴焉耳然吾思用主家以酬餼養之恩誠
能復我者卽不擇山顛水涯大車小箱吾且殫吾能
服吾力不以病羸而怠于職也雖然方爲主家用者

春爲之耕秋爲之穫穰穰滿篝爲主人之慶焉則吾
得以同樂太平以爲不報之報何必吾操耜然後以
爲功哉用之命也不用亦命也芳堤之草可以療吾
飢清溪之水可以救吾渴茂林之岸可以安吾眠不
願以此樂易芻豆也言已適然而起遂飲齧自若也
客以語余于寒泉之舍余撫掌曰有是乎牛之能言
也非牛之能於言必子有以導之言而先獲也用不
用子且俟命而其所云同樂太平者願與子爲 聖
主祝也客笑而不答余爲之記其說

鑿井說

寒泉吾桑梓之鄉也自余搬居以來有瞻依終老之
計規欲新築數椽而恨無地也乃於谷口得坐壬之
基距寒泉數百武而近而亦通稱寒泉其地左淨山
右斜川天開而野廣東有三峯縹緲雲際幽深雖遂
於山裏而寬敞明麗實過之然居人舉汲川爲生稍
乾則嗷嗷也余以是病之嘗詢諸堪輿者屢而往往
發於宵寐向在甲辰之秋夜宿泉食菴得一絕依俦
若鑿後所成其詩曰有志方成九仞功涓流終到海
門洪寒泉一脉源源水灌注兒孫義理胷蓋有志二
字涓流以下七字獨覺後所足也其使字下語頗不

凡陋以余平日口氣律之不啻若別人而理趣又深遠有味似若不專爲鑿井而發者噫嘻何其異也余幸而生詩禮之家而獨恨生晚不得聞鯉庭之訓出沒都城聲利場中不知我家有正大門路者餘三十年矣中歲罷官閒居思欲讀聖賢之書以收桑榆之功而必以此地爲歸者不獨爲密邇先山也誠以我王父文正先生絃誦之地遺風餘馥尙有存者而冀或有一分半分感發興起然至若詩之爲言真是夢外夢也豈蒙學諛聞所敢企及而彷彿也越四年丁未營立新居翌年功半訖遂入處又翌年始告完其

室堂門庫靡不畢脩凡繫日用之具如杵臼盎盆亦整理得盡而獨未有井泉如夢中所見者今五月己未偶覘泉脉至內舍東畔掘數尺許水活活不窮殆若有神相乃卽其坎而稍開之及丈而止旣又累石而環之泉甘而冽旱亦不渴至是而當日之夢果驗矣此非山家一竒事歟所謂夢者固不足信而今旣驗於井矣其理趣深遠處亦庶幾萬一有中焉耳然井固在天非人力可容而此則在人而不在天在我而又不在于人就使不中非夢之罪也其必有任其責者可不盡心力而求之哉子曰爲仁由已而由人乎

哉又曰仁遠乎哉欲之則斯仁至矣彼在天者既幸而得之則况由已而不由人者何憚而不爲又何患乎不能也中與不中實爲我夢覺關頭茲於鑿井之說並著之且以俟夫他日而驗其所得之淺深然後以決其中不中也歲己酉六月下浣書于華泉齋策

農書

正宗戊午公以忠州牧因綸音製進

伏以臣亦四民中一物耳叩其所存雖不及於士乃若所願則不屑於農故全不識稼穡之艱殆不辨菽麥之名逮夫猥膺牧民之官與有田畷之責則其所

以勸課之督飭之者多在於耕耘斂穫之際雖欲不知農亦難矣每歲月正我殿下躬行祈豐之盛禮輒降勸農之恩教臣常曉諭一境毋怠毋荒向者又伏觀建丑月前一日己丑所下勸農政求農書綸音臣雙擎三復有以知神聖睿智無微不燭而適追寧考耕藉之典博採先民詢蕘之言諄諄懇懇之旨溢於十行之中漢文方春之詔固不足論而周成康年之祝何以過此卽接本道觀察使關文宣之以別諭中辭教飭之以冊子上意見臣雖未必對揚其萬一而衷情感激自不能已臣嘗病伏鄉廬往

往與田夫野老談桑麻較陰晴獲聞其甲乙答問之說至今猶在耳臣請以所得於老農者爲 殿下誦之繼以臣所莅之邑土宜水利之說尾陳焉尙記甲者之說曰農之要有四限田也均賦也禁遊手也抑末利也蓋我東地勢險隘山峽多於原野規畫難於井田民之失業實由於富豪之廣占阡陌利擅膏腴視古之公田已不啻倍蓰而小民不得一畝之分雖或有之率多墾确不食之地樂歲不見如京之庾凶年必有懸罄之室老弱轉於溝壑少壯流爲盜賊高廩萬億之頌尙矣無論斗米三錢之俗亦云難見苟

欲盡其人力莫如限其田制使貴賤各有定規貧富亦得均分誠如是則耕種之宜錢鎛之利特餘事耳雖不勸勉民自趨之庶見三農之疾作而不憂百畝之不易矣先王之稅必以什一而什一之外更無別賦百官之班祿一歲之經用盡在其中民之廬舍國之城邑亦在公田之內惟有甲兵車乘之賦出於邱甸此所謂藏兵於農而用其力歲不過三日無他徵歛故人皆致力於農地無遺利之歎今也原田續田之賦虛實相蒙沃土墾土之稅輕重倒置故下戶殘氓偏受其苦富室巨豪咸擅其利田野之不闢職此

之故苟欲盡其地利莫如均其田賦使繩尺不差於
方圓饒確不失於高下誠如是則在國而無小損在
民而有實惠荒廢者自歸於耕墾瀉鹵者將變爲沃
衍矣夫農之不殖亦由於遊手之衆末利之多彼儒
生之冒濫者豪猾之武斷者僧徒之出家者吏胥之
冗役者巫娼之妖艷者盜賊之掠奪者是皆遊食之
人而蠹國害民者也遊食者衆而民益困乏總八路
而計之力穡者不過十之一二而已一夫耕之十人
食之一婦織之十人衣之民安得不窮國安得不貧
乎是故終歲勤苦而不能救八口之饑不得掩一身

之寒於是乎棄本業而趨末利作技巧而競奢華男
子以耕稼爲恥而坐於市肆女子以蠶績爲羞而倚
於市門夏畦之服勞者不得甌石之粟而販貨射利
者反有倉庾之如櫛春陌之採桑者不得布褐之衣
而揄袂鳴琴者乃至紋繡之盈箱民日趨於末業而
務本者鮮矣務本者旣鮮而穀帛乏矣穀帛旣乏而
財貨匱矣財貨旣匱而農末俱困今若遊手者禁之
必如周制之警惰末利者抑之必如漢法之征商則
將見生之者衆爲之者疾而國有餘蓄民有恒產矣
乙者難之曰經界之政旣不可行則限田之法抑其

次也獨奈事例希聞豪右不願故自古名碩所以有志未就者此也子之言誠高矣美矣吾知其決不可行也均賦之制誠爲目前救弊之方而萬一八路之間方伯不得其人列邑之中守令不得其人各坊之內任事不得其人則請托肆行低仰惟意徒有改量之名而其實則弊復自如此亦不必爲也至若遊手末利之禁稍若可意而若著爲一切之法并斥衆技之流則是皆寔繁其徒適足爲擾民之端况四民之業不可偏廢則商之殖利工之作巧顧可以禁之乎農者民食之本而工商固末矣然工作器用商通財

貨則此亦民生之不可闕者而亦不可耕且爲也故以粟易械器財用者不爲厲工商工商亦以其械器財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甲者又曰是皆習俗之見不可與語農也井地不均穀祿不平不均不平此王政之所以不行也然而古制今不可猝復則猶有先王之良法美意者其惟限田乎若自朝家斷然行之哀多益寡以富濟貧無田者有田無業者有業則鼓舞者衆怨謗者少何憚乎兼井之徒而不爲哉若夫繩尺不差於方圓饒確不失於高下常也請托肆行低仰惟意變也君子語常而不語變况方伯守令

任事者之得人不得人此在銓衡之職而不係於議者之得失今若憚於更張安於姑息不思所以申嚴選法平定等賦則是將終於舊轍而已何事之可做何農之可勸哉大抵我朝稅法斟酌乎古今之宜權衡乎輕重之分創爲六等之制遂成一代之典而世級漸降涼法成弊箕歛者多漁侵者衆雜色繁目之賦紛然并出故上供者不多而下之誅求倍之夫唐初調庸租之制非不美矣而末乃有色同名異之賦漢家三十一之稅可謂輕矣而終亦有口率畝歛之弊倘非楊炎兩稅之法霍光蠲除之政則幾乎民困

而國危以此觀之當變而不變可改而不改徒懷因循不欲矯揉者豈曰經國之要務也哉至若遊食末業之徒此不可搜括而減之也縛束而驅之也在漢之世則力田者復其身賜之爵令與孝悌同科在晉之世則課督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苟能折衷乎漢晉之制而又以周家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之法從以齊之要使恤民重農之意存諸中而形諸外發於心而著於事則林林葱葱之民至愚而亦神彼將曉然知遊食之爲可畏末業之爲可愧譬如草尚之風而就之如日今日歸於本業明日緣其

華身集 卷一
南畝駸駸然彼邊少而此邊多田無不闢野無不墾則雖有九年之潦七載之旱亦不能爲災而豳風七月之詠夏世九功之歌將復見於今之世矣且吾所謂禁抑者非欲一切爲法而禁之也夫有農而後商有商之業工有工之事欲使農之家多而工商之家少則必也先其農而後工商然後器皿取其完備而已財貨欲其流通而已何必作淫巧貴異物以害農之功也管仲霸者之佐也猶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乃使工商之鄉僅居士農之鄉三之一焉則矧乎聖王之爲政可不爲之彼此而輕

重之哉今欲務農則必先此四者之政而後民有耕種之地國無繁冗之稅惰遊者勤業趨末者務本何待田畷之至保介之勸而四隣齊出千耦其耘哉分其田土砥其夫力以應王稅以制民產家家而服勤人人而力作則百室之盈萬箱之積指日可期又何患乎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育妻子乎魯之畝稅田賦春秋譏之漢之重本禁末先儒善之此所以爲仁政之先務也說者或曰烟茶可禁火粟移秧亦可禁此皆節目間事而亦不無窒礙不通處今不知先後緩急之別而徒規規於細瑣法令則必有紛更

之譏而將無實得之效矣乙者曰其然乎誠若子之言可以解民之愠阜民之財吾且拱手而俟之與蠶女耘夫共覩太平臣嘗傍聽其說執兩端而究之甲者之論誠爲有理乙者之言亦不爲無見臣不必一一評論其得失况今殿下之所欲聞者直在於土俗之宜水泉之利則臣何敢爲居今行古之論捨近取遠之說不以其掌內之合下所當行者畧陳蕘說以徹 荃聽乎臣待罪本州已四載有餘矣處四道交會之中控二嶺要衝之間與嶺南之聞慶醴泉關東之原州京畿之驪州陰竹竹山安城道內之鎮川

陰城槐山延豐丹陽清風堤川等十四邑疆界相接南北百餘里東西二百餘里有峽有野有山有江習俗之剛柔勤懶不同耕耨之深淺早晚不同地勢之高低燥濕不同器械之大小利鈍不同某坊之有堤有淤厥土之宜糝宜黍亦不同或火耕而水耨或晚種而早收或耘不用鋤以手擦土或耕以雙牛以足撒灰其俗不齊其法不一一州如此八路可知故禮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輕重遲速異齊器械衣服異宜此足以反隅於農務而江南之秔稻溫之麥洛之禾是皆因

地之利也宜於衍沃者不宜於阪險可於山峽者不可於沿野是以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以教稼穡樹藝而司稼巡邦野之稼辨種稂之種知其所宜之地以爲法而懸于邑閭焉草人糞壤之法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糞治田疇各因色性月令亦有善相邱陵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導民之文於此又可見先王相土宜之制也政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不必硬定一法強之使同鎡基亦土宜中一事仍其舊貫任其故俗補不足助不給勸課督飭俾民勿擾勿怠而已惟

是水利一條不但可施於一州亦可以通行於八路此爲農政之大小大事詩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記曰修利堤防道達溝瀆水利之利於農自古已然其申嚴舊法重修古制特一轉移間事可不盡心力而爲之哉仰觀乎乾文則天池十星之主灌溉羅堰九星之蓄水潦成象於上俯察乎地理則大而江河之流注小而川澗之浸潤效法於下人之所以隄築疏導者實因法象而備其旱潦也是故白公穿渠而至有舉錘爲雲決渠爲雨之謠史起決漳而亦有終古瀉鹵生稻梁之歌今之爲吏者苟能遵其方而圖其

功則何憂乎穀之不殖而歲之不登也哉本州之有
堤堰凡五十有九而沿川防洑無處無之殆不可枚
舉然一遇曠乾輒致枯涸者以其不能早爲之所也
陂塘荒泐而無以渟滯堰閘填塞而無以灌溉桔槔
罔功秧苗卒痒誠能補其潰決疏其壅闕必如夏后
之致力溝洫周制之毋竭川澤冒耕者禁之潛漁者
罰之養其草樹萑蒲之屬以固其堤以蔭其水以備
春夏亢旱則人功可以勝天災民力可以盡地利不
煩稻人之掌稼庶免澤無水之困而設或有六七月
水潦亦可以導之溝澮勿之汎濫則準直先定必無

害於神農之事矣夫如是則鄭國韋丹之輩將復出
於今涇上浙東之渠豈專美於古哉然而適值去歲
之凶荒又經今年之疢疾饑饉方甚瘡痍未蘇方是
時也若又以堤堰川洑之役加之於民則將不堪其
勞而或不無奪時之患其所以勸之者適足以厲之
臣愚以爲先從目前食效處畧施濬導之方以備儲
積之所稍待登穀徐爲之圖則或不至妨民此在按
藩之臣守土之官量時度力而行之而已臣近觀公
車之章或有以水車爲說者此固引水之妙法而必
於地勢高而水勢低未可以引洑築堤處用之而已

其有泆有堤之地則不必疊用且臣素昧車制何敢強爲之辭乎抑臣又有說焉欲盡地利則人力不可不盡欲盡人力則天時亦不可不察若夫太陰太歲穰饑水旱之說雖不足盡信至如羲和之察中星神瞽之奏協風保章之辨雲物可見聖王授人時驗灾祥之術也農者其財成天地之宜而爲生民之大本也歟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今則十年之耕殆無一年之食宜 殿下之憂之也伏願念哉懋哉臣以下邑賤品僭論及此不任惶恐隕越

之至

箋狀

正宗大王昇遐

大殿陳慰箋

黃州

鴻籙方期於靈長膺徽典於

貳極

龍馭遽報於

遐陟罹巨創於冲年八域震驚萬姓雨泣恭惟 主

上殿下謳歌歸啓濬哲協堯漢儲之令聞夙彰何待

勸戒之在下膝君之喪禮自盡或恐攀擗之過中願

體 先靈惟其疾之憂勉抑 聖孝如不及之慕伏

念臣千里分竹一念傾葵逃矣滯留於黃岡莫瞻深

墨向也叨陪於 青邱倍激衷丹

王大妃殿陳慰箋

中壺贊治政仰脫簪之德上天降割遽睹泣弓之悲
於戲可忘如有不及恭惟 王大妃殿下動遵徽範
普施 陰功體誠正脩齊之工先昭儉於大練有君
臣夫婦之義早協吉於黃裳已矣不吊于天嗟乎忍
見今日伏念臣老作州吏職守洞仙奉 諱音而哀
號縱阻庭陛之步遵常禮而替慰冀寬 殿宮之憂

大殿嗣位陳賀箋

迎春之舊寢已間何地展三朝之儀 御極之新命
纔頒是日鞏萬年之業黃離繼照蒼生舉欣恭惟

主上殿下以聰睿姿懋緝熙學方 三殿問寢之日
誠孝已彰逮 貳極奉冊之辰溫文夙就茲當踐其
位行其禮益仰承哉烈顯哉謨伏念臣官縻竹樓出
自桂掖謳歌歸啓縱阻燕賀之班壽富祝堯庶殫鰲
抃之悃

大殿討邪陳賀箋

扶正學而斥邪術咸仰泰來之休折奸萌而伸王章
夫覩升平之慶肆行之說一怒而安恭惟 主上殿
下仰體 先規動遵 慈旨斯道則法周孔孟朱之
學寧緩距詖而距邪其害也甚老莊楊墨之書哀彼

無君而無父茲當逾窟之掃蕩益驗寶籙之靈長伏
念臣國與同休官思盡職分符受齊安之命縱恨
咫尺天久違奉箋效晉賀之誠自有方寸地倍激

大王大妃殿陳賀箋

至化著垂簾之治措國勢於磐泰凶徒伏肆市之律
廓天討於剛乾吾道益光彼學自絕恭惟大王大
妃殿下配聖祖德詒神孫謨亂賊始懼於春秋
寧容海舶之陰計魑魅莫逃於日月洞察帛書之凶
言此所以王章之克伸孰不曰邦運之增鞏伏念臣
久荷恩命逃違賀班才素乏於牧民愧佩銅墨誠

惟切於祝聖拜獻瓊箋

大殿討逆陳賀箋 驪州

霜雪雨露無非教大德成囿於春生魑魅魍魎莫能
逃元惡自干於天討萬姓蹈舞三軍凱歌恭惟主
上殿下運撫升平政懋乾斷斥詖邪而崇正學大聖
人作爲出常闡義理而淑民心我寧王志事是述
顧今州郡報捷之日實爲邦家篤祐之休伏念臣銅
龍舊銜黃驪小吏滯留二百里縱違山呼之班封進
四六文竊附河清之頌

大殿正朝陳賀箋

若日月照臨象魏懸六官之灋日天地交泰鷄班舉
三元之儀與物同春降福維日恭惟 主上殿下頌
春王月行夏后時三百旬之氣序無差秩東作而成
務十二月之政令不易正南面而出治肆當歲律方
始之辰益膺曆服無疆之慶伏念臣布歲首詔乏春
脚譽東滯黃驪縱違三呼之禮北望丹鳳願獻九如
之詩

大殿冬至陳賀箋 慶州

治調玉燭仰神化於垂衣律中黃鍾屆令節於添線
日至南陸星拱北辰恭惟 主上殿下履九五尊膺

千一會漢儲之衣尺漸長百日方臨虞廷之璣衡咸
推四時有節茲當履長之運益迓泰來之休伏念臣
尹茲匪才瘼厥是懼葭灰初飛於嶠外那堪望美之
思楓陛遙隔於日邊倍激祝聖之悃

上巡察使狀

攬轡勵澄清之心風生嶺外州郡發倉行賑貸之政
春回洛南山川化溢棠陰歡動菜色伏惟相公閣下
三載南臬一念 北宸清名著冰蘖之操久爲七十
州表準荒政軫鹽藿之費散盡二萬緡俸錢茲當雙
旌入府之辰益仰單騶恤民之化伏念某淮陽病吏

蘇章故人才短求芻實慚四歲三賑職忝分竹莫副
一邑羣情

上節度使狀

制闡明組練之政威著南陲行部點宿衛之兵誠拱
北極深藏萬甲不漏一丁伏惟相公閣下忠莊肖孫
聖朝老將手握一路大衆高開古晉陽衙門身作萬
里長城遂專右節度號令茲當過境之日益切望矛
之誠伏念某節制虛名迂儒本色守疆界而供職慚
非百里之才向藩垣而馳情恭修一封之啓

上樑文

寒泉精舍上樑文

丁未

竊以蓬轉旣久行年四旬有三茅蓋新成維時八月
初六爰得我所自愛吾廬主人李采顧以三州世家
曾經二縣太守少時潦倒於蔭路爲貧之仕僅五年
近日棲遲於墳菴隨分而安亦六歲睽茲寒泉洞一
區林壑實爲我李氏累世楸阡第一二岡向西之原
旣奉先祖父四代五墓而數百步近南之麓又有皇
考妣兩位同墳伯仲三藏均占同局之內咫尺左右
諸塚亦是旁祖以下封塋一門衣冠之葬相望奚但
桑梓之起敬五世杖屨之跡不泯尙見草樹之含香

劔我文正先生亦嘗奠居是洞地名符晦菴之精舍
異代有曠感者存道統承栗翁之嫡傳多士自遠方
而會蓋尊攘閑距之義我朝四百年綱常惟學問思
辨之工此地十九歲絃誦社中留七分之像倪侍四
時之春風門前疏半畝之塘猶照千載之秋月是以
藏修之有所允矣瞻依之在茲屋後青山堪慰霜露
之感兀上黃卷益切江漢之思隣書臺講誦之墟捨
茲焉往瞻食山飲射之地優哉可居第一壑無卜居
之基而數架有別構之計巷東西閭闔先據寧有餘
地之可占谷內外溪山相連不妨新址之是築賢祖

之舊範尙在自可浴流而尋源故里之元號通稱何
異遺塵而播馥乃秋仲辛丑支之日建山外壬坐
丙向之楹苟美苟完用烏輦之制爰居爰處可代
鷓鷯之棲翠乎日月之峯在前在後窈然泉水之谷
于東于西先墓之松檟是瞻不遠伊邇舊里之桑柘
相接自古及今臨水登山何須特地之勝景耕雲鑿
月自作別區之主人縞衣綦巾老妻之偕隱可樂明
牕棊几占人之微言庶探榮辱何關不愁世外之風
浪優游以老只較山裏之陰晴恭伸巴謠用贊郢斧
兒郎偉拋樑東睡罷鷹峯出日紅源泉一脉流無盡

料理兒孫灌注功

兒郎偉拋樑西九水縈迴合一溪望裏數家烟柳色
亂山高下夕陽迷

兒郎偉拋樑南三峯秀色捲晴嵐試看鳶魚飛躍處
天光雲影共相參

兒郎偉拋樑北日下長安星拱極壽富多男請莫辭
方當彌月獻華祝

兒郎偉拋樑上先靈咫尺垂陰相上墓朝朝瞻敬餘
滿山霜露倍悽愴

兒郎偉拋樑下滾滾寒泉無晝夜源遠方能流自長

沉吟此理誰知者

伏願上樑之後天心保佑家道豐隆敦詩說書之教
罔愆世世父傳子述長枕大被之制是做箇箇兄友
弟恭誠正修身克遵賢聖之訓忠信篤敬不患蠻貊
之行升平萬年家國安於盤泰諷詠千古經史悅如
豢芻優優乎禮儀三千進退可度詵詵兮子姓萬億
壽考維祺

